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欺偽

貞觀初敬宗以便佞爲恩掌知國史記注不直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敍其閥閱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

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黷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大唐新語

彥伯敬宗孫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彥伯代作舊唐書許敬宗傳

初韋氏矯稱衣箱有五色雲氣使畫工圖像以示於朝及節愍太子遇害韋氏又上中宗聖威神武頌刊石以紀其事謂之頌臺上官昭容之文也并勅公卿姓名於

上詔詞僞事有乖典實景雲元年毀之長安志

上官昭容名婉兒中宗卽位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婉兒旣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勅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婉兒草制曲敘其功而加褒賞后妃傳

舊唐書

鴻墀謹案唐會要武三思被誅上官乃歸心王室及草中宗制引相王輔政難作以草本呈劉幽求幽求言於元宗元宗不許命殺之以其有功故追贈惠文

開元初收其舊文勒成集令中書令張說親爲其序

安樂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勅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韋后傳 舊唐書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勅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

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朝野僉載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免死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

表仁狄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大唐新語

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言唧唧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挑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俊臣無文其挑鄭愔之詞也大唐新語

初中宗制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

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温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 舊唐書蘇瓌傳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爲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劉

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唐御史臺精舍記　集古錄

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甯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賣之於是放選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甯王且放冬集唐國史補

梁武帝敬信陶宏景委以金丹事竟不成而宏景以爲中原隔絕藥力不精之故帝以爲然然丹之不成梁武不以爲疑宏景要不能自諱也元宗命道士孫太冲鍊丹嵩陽而李林甫爲此文以頌其事則直云九轉已畢馳驛以獻三事百寮奉觴稱賀欺人耶自欺耶 唐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金石文鈔

天寶六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憒恐有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

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旣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文獻通考

鴻𢠸謹案溫公通鑑載此事於天寶六載然以唐登科記考之是年進士二十三人風雅古調科一人不知何以言無一人及第也

右唐嵩陽觀碑李林甫篡裴迥題額徐浩書明皇初不信神仙改集仙殿爲集賢後以相州刺史韋濟薦張果入官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先生則頗信矣

此開元二十年事至此深信不疑乃鍊丹以求長生林甫奸謟其爲是言也固宜季海書之能無愧乎 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 金石存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忿怨發兵反仲通僅以身免閤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閤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唐之故 蜀鑑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爲憸人豈晚謬乎 困學紀聞

宰臣元載上疏請置中都於河中府秋杪行幸春中還京以避蕃戎侵寇之患疏入不報載疏大旨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以威四方辭多撝闔欲權歸於己也 舊唐書代宗紀

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寃說爲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 舊唐書邵說傳

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署甯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盩厔尉翃逼湛作甯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辯翃遂獻之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詔誅寧制贄求寧與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舊唐書崔寧傳

泌爲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爲諫議大夫城道直旣遇知已深德之及泌歿戸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

遂示其疏草兼請繫繕寫繫旣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卽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舊唐書李泌傳

鴻墀謹案新史本傳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卽擿其條以自訴解與此微異

元和六年十一月左衞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淮南軍時劉希昻與承璀皆久居權任旣黜之有李涉者託附承璀邪險求投匭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

可輔政化既承恩寵不合斥棄諫議大夫知匭使孔戣覽其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賂進光順門達其疏戣聞之因上陳古今之佞倖可爲鑒戒者又言涉之姦險欺天請加顯戮上悟貶涉而黜承璀焉唐會要

時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畧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畧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戸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

乃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畧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舊唐書崔元畧傳

賊首孟敬文欲絕勛自立陰刻鑑為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授之新唐書康承訓傳

鴻墀謹案咸通中武甯戍兵為亂推糧料叛官龐勛為長帝命承訓討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為濟安侯廟

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為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大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其碑文盛歸功於建此猶猘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輒敢為逆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徙神於行宮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所誡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彼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土木可

歟已之文足以飾非於後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曝書亭集

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日知錄

張全義晚年保證明宗欲爲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未卒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

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略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烏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如此五代史闕文

齊王諱全義莊宗滅梁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召見大喜因再上表敘述屢爲朱梁窺圖偶脫虎口逼爲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曾棲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未蒙昭雪蓋鴻觧也復下詔雪之洛陽搢紳舊聞記

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將軍王巒願以本城歸

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已爲
内應又云今秋苦雨川澤漲溢自瓦橋以北水勢無際
契丹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地遠水阻雖欲奔命無
能及也又戀繼有密奏苦言瀛鄚可取之狀先是前歳
中車駕駐於河上會遣邊將遺書於幽州趙延壽勸令
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歳三月復遣鄴都杜
威致書於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洺州軍將趙
行實齎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七月
行實自燕迴得延壽書且言久陷邊庭願歸中國乞發

大將遣接郎拔身南去敘致懇切辭旨綿密時朝廷欣然縱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有瀛州大將遣所親齎蠟書至闕下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有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契丹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爲信遂有出師之議舊五代史晉少帝紀

鴻墀謹案瀛州刺史下疑脫劉延祚三字通鑑考異云歐陽史作高牟翰案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牟翰潛師而出蓋延

祚爲刺史牟翰乃戍將耳

唐同光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文多不錄）時議者以銓注之弊非止一朝搢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赤鬻於同姓之家隨賂改更因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釐革豆盧革韋說僶俛贊成或有親舊訊其事端者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韋說卽教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舊五代史選舉志）

不遜

祖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彊記屬辭贍速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爲李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臥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必卽死新唐書本傳

唐高尙元宗天寶末爲安祿山平盧掌書記及隨祿山寇陷東京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勅盡尙爲之毀黷

本朝所不忍聞皆繇尙曲說其事也冊府元龜

史思明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大怒執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舊唐書史思明傳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譔冊文既成仰藥而死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

册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爲逆而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哉唐鑑

偃以才地當掌文誥以躁求爲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爲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僞署中書舍人僭號辭令皆偃爲之舊唐書彭偃傳

彭偃與朱泚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

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南部新書

初涇師之亂朱泚署彭偃爲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爲鄜坊從事或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爲僞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爲竄獸伏乃違道以干譽子盍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者舊唐書孔戢傳

黃巢據大内僭號大齊稱年號金統悉陳文物據丹鳳門僞赦以太常博士皮日休進士沈雲翔爲學士爲僞赦書云揖讓之儀廢已久矣竄遁之迹良用憮然朝臣

三品已上並停見任四品已下宜復舊位舊唐書僖宗紀

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表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便歸降必有陛奬朝廷聡笑北夢瑣言

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舊唐書黃巢傳

廣明元年正月侯昌業上疏極諫賜死續寶運錄云司天少監侯昌業上疏其畧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敖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

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日明取尹希復指揮暗策王士成進狀强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匱坊全城般運又曰伏惟陛下蹔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悸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由侍省候進止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勅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修慎妄奏閒詞訕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 北夢瑣言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今從之通鑑考異

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內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荊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旣

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舊唐書宦官楊復恭傳

天祐二年三月起居郎蘇楷議昭宗諡號曰皇帝御宇由治亂以審汙隆宗祀配天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按後漢和帝安帝順帝緣非功德遂改尊稱亦允臣下之請今郊禋有日禘祭惟時伏望別議新廟之稱庶協先朝罪己之德於是太常卿張廷範改諡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甯二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爲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復試黜落不許再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與起居

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連署議楷目不知書其文羅袞所作蓋時政出賊臣哀帝亦不能制之也　唐會要

鴻墀謹案蘇楷張廷範二疏詳載舊五代史並載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云云後天成中執政欲糾楷駮謚之罪以憂慼卒　又案舊唐書哀宗紀全忠雄猜自楷駮謚後深鄙之既傳代之後循楷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

太祖因笑問鋹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遂詔江南李煜諭鋹使稱臣鋹

不從煜又遣其臣龔正儀使于鋹遺鋹書曰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文多不錄）鋹得書遂囚正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以其書聞命潘美伐之（東都事畧）

潘佑既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

李平親狎上表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即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搆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江南別錄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托鎭南楚公宋齊邱援引至樞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勅喬袖勅上前曰陛下既署此勅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啟世宗曰自家國事大

國難預命湯悅草制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宋齊邱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邱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云云卽日徙齊邱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江表志

鄭元弼事康宗爲禮部員外郎通文時元弼貢方物於晉康宗遺執政書辭旨不遜畧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晉高祖大怒十國春秋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評隲一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爲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是一弊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槪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

於乎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適用人之非非間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眞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戈直魏徵傳後　貞觀政要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爲秦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悕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

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唐皇甫忠碑　集古錄

予讀紅拂妓傳得衛公之爲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跋李衛公書　姑溪題跋

李衛公獻西岳大王疏末云三問不對卽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未晚也殆欲飛而食肉矣足稱人豪然此又書記之類也鐵立文起

道因與元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簡棲頭陀不啻一小封耳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弇州山人藁

此爲唐高宗封泰山還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所立碑也勅崔行功撰孫師範書時天下大權胥歸中宫天子拱手中外謂之二聖是非眞能尊孔子者行功纂述雖頗博雅詳縟有乖厥體唐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金石史

武曌淫横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於彼何其不靳也此文未必眞出后手當是北門學士語唐昇仙太子碑　石墨鐫華

碑首太宗文皇帝御書七大字分書出開元帝下方則裴懿公漼撰述寺之始末并書漼負文筆號霹靂手不

以書名而此文殊不及書唐少林寺碑 石墨鐫華

王勃九成宮東臺賦序金石千聲雲霞萬色可駕所作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上華國編

楊烱渾天賦有名後兩段襲用天問微嫌弩末賦格

華陰楊烱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烱與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

在盧前則爲誤矣大唐新語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

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容齋四筆）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談陸世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全唐詩話）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丹鉛總錄）

螢火賦比而賦也本取螢自比而又取他物比螢所謂比中之比或以比螢之明或以比螢之化非不精工但先後複出既繁且塞體物瀏亮恐不其然其病源正其學齊梁賦爾蓋古人所賦篇簡而不繁何待徘事之碎句質而不華何待對偶之巧字通而不怪何待琢眼之工韻寬而不狹何待協律之切賦家必知此四者則其辭進於古矣因就論之古賦辨體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

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藝苑巵言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一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義府多畧人奴婢故也事既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滹南遺老集

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爲金天王此其廟中祈雨記也記張惟一撰文特高簡李權隸書亦饒有漢意記云初發言雲興倏登車雨降宋人畧祈雨詩青天白日沛然下皁蓋青旗猶未歸其言實權輿於此唐金天王

廟新丙記 金石文鈔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爲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 青箱雜記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欒城先生遺言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

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欒城先生遺言

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邱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舊唐書許景先傳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人

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新唐書崔渙傳

郄昂岐邠涇甯八坊馬記爲李祐作云開元初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四十四萬匹與張燕公爲王毛仲作隴右監碑略同然燕公記其政有八而郄昂止述馬名燕公文尤奇麗以隴右監石刻並觀優劣可見密齋筆記

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眞文陣之雄師也開元天寶遺事

余友俞仲蔚爲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購

得之僅可讀耳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謫上太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讎人發其贓者張說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稱語殆不可曉何以負于將莫耶稱於世耶邕以纖文獲名以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訾皆所不虞者因附識之岳麓寺碑　弇州山人稾

右唐修孔子廟碑蓋孔子三十五代孫嗣襃聖侯璲之與族人元亨等修飾宅廟而丏李邕作文張庭珪書之

者也豈於唐頗有文名然不能洗艱晦襞績之病金石存
碑文乃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撰簡古有體裁一洗駢
儷之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健如是濟瀆廟北海壇祭器
碑　金石文字記
洗字濯纓而題云濯纓不才謬領玆邑臨文自稱其字
非用謙之道也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　授堂金石跋
鴻墀謹案濟水源流詳見達奚珣游濟瀆記碑濟瀆
之封清源公在元宗天寶六載唐自高祖至元宗爲
六世故碑云有唐六葉也壇廟定制歲以立冬日致

祭內史爲初獻縣令亞獻邑丞終獻而供祀器具假之洛陽自濟源南至洛陽皆須陸運碑故云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也壇廟祭祀官事也必假器於鄰郡且必以稅緡酬之見唐時制度之簡陋如此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虞間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闕不存其碑陰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錄於此文多不錄　池北偶談

忠嗣功在社稷知祿山有亂萌不免以讒死史官惜之

碑文宏麗其敘述處多與史合至云借公爲資勳揺國本成公謫居人無不恨以四語易史傳數行微而顯矣

王忠嗣碑 金石後錄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摭言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鎚電交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搬梯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平子瓦解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戸騰祥靈於黯靄

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併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傲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唐語林

明清紹興壬午從外舅帥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屹然有樓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李華文張從申書天寶中所立也詞翰俱妙 揮麈餘話

李遐叔與蕭穎士齊名世號蕭李遐叔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俊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遐叔自疑過之嘗

作弔古戰場文託之古人雜以梵書庋之以示穎士問曰今誰可及穎士曰君若精思便可至矣遐叔愕然而服愚謂此篇文體雖多然用賦之體亦不少分其文而取其賦儘有以露筆端處詳玩自見古賦辨體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

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淺以微矣愼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丹鉛雜錄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夐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丹鉛雜錄

大鵬賦比而賦也太白蓋以鵬自比而以希有鳥比司馬子微賦家宏衍鉅麗之體楚騷遠游等作已然司馬班揚尤尚此此顯出於莊子寓言本自宏濶而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逸去騷頗近然但得騷人賦中一體爾若論騷人所賦全體固當以優柔婉曲者爲有味豈專爲宏衍鉅麗之一體哉後人以莊比騷實以莊騷皆是寓言同一比義豈知騷中比兼風興豈莊所及莊文是異端荒唐繆悠之說騷文乃有先王盛時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遺風學者果學莊乎學騷

乎古賦辨體

惜餘春賦賦也太白諸短賦雕脂鏤冰只是江文通別賦等篇步驟晦翁嘗謂離騷興少而比賦多愚謂後代之賦但咏景物而不咏情性并此廢之而況他義乎欲復古者當何如哉古賦辨體

愁陽春賦賦也上句先用連綿字以起下句之意正是學九辯第一首語意及至若乃以下則又只是梁陳體古賦辨體

悲清秋賦賦也澄湖練明遥海上月與赤壁賦人影在

地仰見明月語意同謂之倒句若曰遥海上月澄湖練明仰見明月人影在地語意雖順意味便減古賦辨體

太白文藻散流麗乃詩之餘然有一種腔調易起人厭如陽春大塊等語殆令人聞之欲吐矣陸務觀亦言其識度甚淺李白虎邱山夜宴序 四六法海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於宇

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游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爲稱

耳譚苑醍醐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容齋四筆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

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丹鉛總錄

次山平生辭章奇古峻絕不蹈襲古今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系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豈不能致思乎此耶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子畧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

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嘗謂唐之文傚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畧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磨崖碑 廣川書跋

右元次山銘顏眞卿撰幷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代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

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唐元次山銘 集古錄

皇甫湜李翺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

徒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容齋隨筆

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蹻蹐還京師内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内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

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

題大唐中興頌　黃山谷集　磨崖碑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語溪詩

晦菴題跋

渾毋兒識督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

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創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辨博渾亦善爲文然趣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舊唐書柳渾傳

仲昌登天寶九年進士第蕭穎士送劉方平沈仲昌秀才同觀所試雜文云山東茂異有河南劉方平臨汝沈仲昌以府都計偕之尤當禮闈能賦之試餘勇待賈未始踰辰吾徒相與登羣玉咀遺芳目臨雲外思入神境佳哉樂乎意數子之出幽谷而漸於陸矣唐詩紀事

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達情寖乎競美自時厥後迭

代沿革樸散務繁源流遂廣漸備楷法區別妍媸洎於
我唐天寶末國有寇難府庫傾覆散墜閭閻而興復京
都所司徵購得其歸者蓋寡矣余至德中往往偶見袪
積年之遐想駭此生之新覩雖欣鄙夫之幸遇實爲吾
君之痛惜恨沉草莽上達無階因記彼而固求願沽諸
而善價然爲監臨動靜公私貿遷徒暫披翫終歸他室
令記前後所親見者幷今朝自武德以來迄於乾元之
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一書之並錯綜優劣直道
公論或理盡名言卽外假興喻雖闕標舊品而畢寄斯

文刊訛誤於形聲定目存於指掌其所不覩空居名額

幷世所傳搨者不敢懸推一一皆畧焉竇臮述書賦序　法書要錄

闡墳典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其後能者

加之以元妙故有翰墨之道光焉世之賢達莫不珍貴

時有吏部蘇侍郎晉兵部王員外翰俱朝端英秀詞場

雄伯謂僕曰文章雖久游心翰墨近甚留意若此妙事

古來少有知者今擬討論之欲造書賦兼與公作書斷

後序王僧虔雖有賦王儉製其序殊不足動人如陸平

原文賦實爲名作若不造其極境無由伏後世人心若不知書之深意與文若爲差別雖窮其精微粗知其梗概公試爲薄言之僕答曰深識書者唯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元鑒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別經旬月後見乃有愧色云書道亦太元妙翰與蘇侍郎初並輕忽之以爲賦不足言者今始知其極難下語不比於文賦書道尤廣雖沉思多日言不盡意竟不能成後見蘇云近與王員外相見知不作賦也其後僕賦成往呈之遇褚思光萬希莊包融並會衆讀賦訖多有賞激蘇謂三子

曰晉及王員外俱造書賦歷旬不成今此觀之固非思慮所際也萬謂僕曰文與書被公與陸機已把斷也世應無敢爲賦者蘇曰此事必然也包曰知音省文章所貴言得失其何爲競悅耳而詇面也已賦雖能豈得盡善無今而乏古論書道則姸華有餘考賦體則風雅不足纔可共梁已來並轡未得將宋已上齊驅此議如何褚曰誠如所評賦非不能然於張當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書斷三卷實爲妙絕猶蓬山滄海吐納風雲禽獸魚龍於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

朽之盛事

張懷瓘 文字論 法書要錄

懷瓘恨不果游目天府備觀名迹徒勤勞乎其所未聞祈求乎其所未見今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慚於博識不迨能繕奇纘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不容於世或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某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潔至人晦迹其可盡知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冀其

衆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爲上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爲孰多童蒙有求思盈半矣且二王既沒書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備能而後爲評歲洎丁卯荐筆倒焉張懷瓘書斷評法書要錄

文字發軔㡾斡殊出本於其初以迄今代三千餘載淼然難知而書斷之爲義也闕我后之所好述古能以方之不謂其智乎較前人之九工陳淸頌以別之不謂其白乎體物備象有大易之制紀時錄號同春秋之典自

古文述草跡列十書而詳其祖首神品至能筆出三等而備厥人所謂執簡之太素含毫之萬象申之宇宙能事斯畢矣若是夫古或作之有不能評之評之有不能文之今斯書也統三美而絕舉成一家以孤振雖非孔父所刊猶是邱明同事偉哉獨哉君哉臣哉前載所不述非夫人之能誰究哉 趙撰書斷繫論 法書要錄

文只八十六字而敘述禱雨遷廟二事義意已足古人作文言簡意該於此可見山農需雨多在盛夏此自七月不雨至八月既望始行禱祀以今日情事較之則亢

旱成災已不可支矣豈今昔農事亦遲早異候耶縉雲縣城隍廟碑——碧溪文集

臨淮雖與汾陽齊名戰功尤爲中興第一如蘄侍御史崔眾賞郝廷玉之碑將援矛者壁野水度還軍以避李日越之封其膽識出諸將上碑皆畧之顏公筆弱不能如司馬子長韓彭諸將傳使千載下鬚眉如見也李光弼碑金石後錄

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劉巨之文季展之書

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澠水燕談錄

右唐庾公碑李陽冰書額題唐龔邱縣令庾公德政頌十字首行題大歷五年九月三日建九字額與碑爲一石而年月一行在前字又獨大皆他碑所無也文字簡貴無德政頌卑鄙冗雜之弊唐人碑版文字類以駢體行之初不耐讀直至韓柳出而後盡掃陋習陽冰在大歷時已能融錬如此使得與二公相切劘當亦得爲一代大作手惜乎所存者少且多缺畧不完世人但知其篆法足稱而讀其文者少矣又前漢書伍被傳尋陽之

船尋陽郎潯陽也碑云爲尋陽令蓋本於此說文棲續木也今人用棲續字類從手不知其正從木也碑云龜蹸棲武讀者鮮不駭其爲異字矣金石存

陸宣公就事論事纖悉情變態無窮而其言亦無窮滾滾多至數千一字不可減也今人奏疏亦或多至萬言言不剴切事非實用雜引曲證自詫該博動以二三十事開坐猥陋瑣屑泛漫無紀掇其要只可十數言而牽合附會連篇累牘使山林隱士閒宵長晝讀之亦當欠伸思睡況人君萬幾叢委日不暇給乎其言多不報蓋初

未嘗一目也沙溪集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藝苑卮言

全唐文紀事卷十八十七終